

追寻一支抗日铁军的生命印记

□ 刘少华

八十年前的硝烟已然散尽，伫立叔公刘嫩弟《革命烈士证明书》前，抗日战争的历史画卷仿佛在我的眼前徐徐展开。窗外春雨淅沥，打湿了闽东的青山，也打湿了我的眼眶：那些北上抗日的闽东健儿，是否深情遥望故土，而后毅然转身，奔赴那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

新四军老六团，这支由闽东工农红军改编而成的“铁军”，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用滚烫的鲜血和宝贵的生命，在华东抗日战场上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翻开泛黄的档案，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名字，重新焕发出光芒——叶飞、阮英平、范式人、陈挺、黄烽、叶诚忠、黄垂明、叶克守……他们不仅是闽东独立师的杰出代表人物，也是千千万万无名英雄群体中的一个缩影。他们虽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历史的铸就者，但当国家和民族陷入危难之际，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舍生取义、共赴国难，以“我与我血荐轩辕”抱负，走上了一条用生命报国的道路。

1938年春天，闽东独立师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他们挥别养育自己的闽东山水，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征程，从屏南出发，穿越重重封锁。这支以“土枪土炮”为主打的队伍，不惧艰难困苦路途险阻，许多人第一次离开家乡，他们身背简单行囊，里面藏着母亲求来的平安符、妻子绣的鞋垫等。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物件，承载着家人多么朴素、多么真挚的家国情怀啊！行军途中，战士们用闽东方言唱着自编的抗日歌谣，歌声中既有对故土深深的眷恋，亦饱含了保卫国家的坚定决心，正是这种乡土情感和民族大义，这些闽东健儿，在抗战中爆发出惊人力量的文化密码。

在叶飞的率领下，新四军老六团展现出非凡的战斗力。1939年6月，他们趁着夜色奇袭浒墅关车站，一举歼灭据点里的日军，成功切断了沪宁铁路；同年7月，他们又突袭被日军占领的上海虹桥机场，炸毁敌机四架，这一壮举震惊了国际社会。面对漆黑的雨夜、泥泞的道路，老六团战士身背沉重的装备，凭借着对地形的敏锐感知，将在闽东山区作战积累的经

验，巧妙运用到平原山丘战场；他们将闽东山区人特有的耐力、坚韧与智慧，化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多年后，现代京剧《沙家浜》讴歌了抗战时期新四军与苏南人共同抗击日寇的英勇事迹和军民鱼水情。

战争，从来不只是枪炮的对抗，而是意志的较量。新四军老六团的战士们，在抗日战场上，即便饿着肚子行军打仗，也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冲锋陷阵，英勇杀敌。一份1940年的战时日记，记录了这样令人动容的场景：战士们连续行军三天后，途经一片农民的果园。尽管饥渴难耐，也没有一人采摘树上的果子。这种严明的铁军纪律，源于他们对人民的深情，也赢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正是这种血肉相连的军民关系，构成了敌后抗战的最坚实基础，成了我军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当战士们牺牲后，当地百姓常常冒着生命危险收殓遗体，并在坟前默默许下为他们报仇的誓言，这种感人至深的生死契约是灵魂握手，重于泰山！

一场场惨烈鏖战，闽东英雄健儿付出了巨大牺牲。郭村保卫战，战士们用血肉之躯堵住被炸开的围墙缺口；黄桥战役，一个连的闽东子弟为掩护主力转移，用身体筑起最后一道防线。子弹打光了，他们就抡起大刀；刀刃卷了，就用拳头拼杀；拳头受伤了，就用牙齿咬住敌人。鲜血浸透了苏北的黄土，但始终没有一个人后退半步，全连将士壮烈殉国。战后，当地百姓含泪收殓他们的遗体时发现，有个小战士的怀里还揣着半块硬邦邦的馍馍——那是他省下来准备带给战友充饥的……

当年，1300多名闽东独立师将士北上抗日，近三分之二的官兵永远长眠在华东大地。我的叔公刘嫩弟，就是其中喋血奋战洒华东疆场的一员。1956年，我曾祖母潘玉球用颤抖的双手拉住叶飞将军的衣袖，哽咽道：“当年跟您……您去抗日的嫩弟，他…他埋在哪里啊？”将军沉默良久，无奈地摇了摇头。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多少忠骨埋他乡，多少魂魄壮青山。在华东广袤的土地上，每一座无名坟茔，或许都长眠着一位让闽东母亲朝思暮想的亲骨肉啊！

闽东牺牲的将士，有的年仅十六岁，有的刚刚结婚几天。他们本可以拥有平凡而完整的人生，却毅然选择了这条喋血疆场报效国家的道路，这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早已超越了个人生死的考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史上的动人篇章。

新四军老六团的许多英勇战例，因当时宣传条件的限制，在报刊上鲜有报道，他们英勇悲壮地倒下的情景，被淹没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中，相当部分战士万里征战不能马革裹尸！至今还查找不到战士的名字和籍贯！这一个个被硝烟和时间掩埋的英雄，恰如泥土默默滋养着参天大树，不求任何回报。如今，我们重新寻找和发掘这些英雄及其故事，不仅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更是为了探寻那支撑一个民族，在危难中屹立不倒的精神力量。

沙家浜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大刀。解说员介绍，这是闽东战士留下的遗物。我凝视着那些褐色的锈迹，突然想起叔公烈士证书上“壮烈牺牲”四字，恍惚间，我仿佛看见多少年轻的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奋勇冲杀——永远定格在二三十岁的年华。

八十载春秋已逝，闽东独立师新四军的“铁军”们已成为国家和人民永恒的记



忆与力量。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回望，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正是无数这样的地方性抗日力量，汇聚成全民抗战的滚滚洪流，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民族存亡关头的集体选择。那些北上抗日的闽东儿女，用鲜血浇灌了民族独立的理想，他们的精神遗产至今仍滋养着这片深情的土地。

窗外，春雨依然淅淅沥沥地下着。我轻轻拭去《革命烈士证明书》上的尘埃，这些闽东健儿从未真正离去。他们活在阳澄湖的芦苇荡里，活在黄桥的麦浪中，活在每一寸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当沙家浜的游客哼着《智斗》的京剧唱腔时，当历史老师讲述夜袭虹桥机场的故事时，当年轻人在纪念碑前敬献鲜花时，那些远去的身影便会重新鲜活起来……

八十年过去，祖国的青山更加苍翠。我知道，那是英雄的血脉在赓续，那是永不褪色的生命印记。在这片闽东战士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上，我遽然听到一种声音，那是春风吹过故乡竹林的声音，这声音多像当年那些年轻的战士们，用乡音轻轻诉说：“我们在这里，一直都在。”

英雄不死，灵魂不朽！精神千秋，岁月亘久！



叶鉴清血沃齐鲁

□ 方明

在聚光灯下折射出钨丝般的微光。

叶鉴清，又名云波，1904年出生于福安韩阳镇（城关）。1919年，五四运动的火种跨过武夷山脉，15岁的他穿着粗布短褂，奔走于福州与福安的山道，组织学生抵制日货、声讨奸商，点燃红土地上的星火。他奔波于两线革命，在笔与枪中淬炼。1924年，叶鉴清在北京农业大学就学期间，加入了国民党左派组织。他左手执笔撰写农学论文，右手攥紧国民党左派传单，发动反土豪劣绅、污吏运动。

1927年，福安城关的春天格外凛冽：1月，国民党省党部筹备处派遣叶鉴清，与同乡缪邦镛、陈毓谦、陈肖翰等返转组建国民党福安县党部，并任命其为筹备处主任，开展革命活动；2月，国民党福安县党部筹备处正式成立，国民革命军师长曹万顺率部至福安，叶鉴清以国民党左派身份热情接待与之配合，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产生很大影响，福安人民要求民主，反对污吏的呼声高涨。然而，“四一二”

政变的血雨，浸透了福安城关的麻石路。面对“宁汉”分裂的寒流，被撤职那天，叶鉴清的信仰风雨如磐，他在日记里写下：“今日曹万顺部撤离，右派夺印，云波（其字）不坠青云志，当效谭嗣同。”

1928年夏，叶鉴清在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利用暑假期间返韩之机，与马立峰、陈铁民等人在城关明伦堂举办紫阳小学暑假义务班，秘密宣传马列主义，培养工农革命骨干。暑假结束，他与陈镇远、刘醒尘等重返北京，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北京西城沙滩交通工作。

1935年，他奉命返闽，借国民党福建省政府试办农业合作事业之机，暗中发展一批中共农村干部，展现其隐蔽斗争智慧。抗战爆发后，他再度北上回华洋赈灾会工作；1936年，他在山东建政厅任期间，与同事、进步女青年陆影密切配合，吸收不少进步青年参加革命工作。

抗战爆发后，叶鉴清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下半年，叶鉴清转职山东

移民处，担任游击保安二团秘书主任。肥城沦陷后，他率领游击队予以收复，给日军沉重打击，随即代理山东肥城县县长，并兼任游击队队长。面对3000余名日军的围攻，他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率众与敌血战一昼夜。肥城失守后，叶鉴清奔赴于平和、泰安、平原、濮县等地领导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12月，叶鉴清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虽经陆影同志多方营救后释放，但不久再次遭到被捕，落入敌人魔爪；同月17日，叶鉴清被绞杀于濮县东郊，牺牲时年仅35岁。当敌人绞索勒紧脖颈时，他最后望向的是闽东家乡——那里有他凌晨三点教过的农会骨干，有他亲手种下的革命火种。

1984年，在叶鉴清烈士牺牲45年之际，郭曼先生特为其赋诗缅怀：“血战肥城震鲁南，图存重任一肩担。歼狼未遂平生志，壮烈英名天地参。”今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当年郭曼先生诗中“歼狼未遂平生志”的遗憾，已被今日盛世抚平。

而今，富春溪畔的稻田翻滚着金浪，甲杯山上的5G基站闪烁蓝光。当年他为之牺牲的“图存重任”，早已化作乡村振兴的画卷。



闽东革命烈士纪念碑